

楷書稱名及其書體源起淺探

(下)

李郁周 / 作者現任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兼任講師

伍、由兩漢簡牘字跡看楷書之成形

隸自篆來，人無閒言。然謂古隸見諸西漢，分隸見諸東漢；此乃就兩漢石刻而言。晚清以前，兩漢簡牘尚未出土，漢人真跡無可面睹，聞者尚能服膺；今日若持此論，人知其不可，蓋時代差異、識見不同也。

兩漢簡牘為筆書墨跡，係漢人親筆之原物，雖非簡簡精美、牘牘可觀，在其書寫技法之樸拙之故，然其於漢隸書體轉變之軌跡，正由此而一覽無遺。

西漢晚期，古隸已完成過渡階段。隸體之點畫俯仰呼應，筆勢拂掠波發，形體漸趨寬扁，轉向橫勢，書寫技法由自然素樸而端莊巧麗，隸書書體於焉成熟。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出土之西漢宣帝時期（公元前七三——前四九年）木簡，一九七八年青海大通縣出土同一時期之簡片，與《鮮于璜》、《史晨》、《熹平石經》、《曹全》等兩百年後之東漢隸書典型石碑書風全然相同，書體樣式全然一致。隸書發展成熟於西漢，無可置疑。

「漢興有草書」，「解散隸體粗

書之」，從前述馬王堆漢墓帛書《老子》甲本中，可見點畫連筆而書之字例，如「定」字、如「盈」字是；即銀雀山漢墓竹簡亦有此例，如「走」字下部與前述帛書之「定」字下部寫法同。昭、宣、元、成等西漢晚期諸帝時代，吾人已屢見其出土簡牘之草書文字、筆勢飛動之隸體、略帶省筆之草隸，共存於此一時期。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（公元二五——五七年），已發展出成熟之草書。隸體與草法，共同影響楷書之衍變，下文繼續從兩漢簡牘文字看楷書之成形。

1. 〈當南候長簡〉（圖八）出土於居延遺址，此簡約作於公元前八十年，時當昭帝時期。簡字撇捺明顯，鉤趯特多，字形大體趨扁，是簡率之隸書標準形。「寅當言之本丹」諸字，運筆直來直往，鉤捺均屬楷法，起筆多為斜入，與楷無異；「言之」二字直為楷書，而非隸字；橫豎末端帶鉤攜撇，此種楷法處處見之。

2. 〈西部候長簡〉（圖九）出土於敦煌，隸楷文字揉雜一體，此為典型。而隸少楷多、間含草勢，又其特色。「西部謹狗當者人名」數字，書寫率意自然，楷含草勢，幾無隸意，鉤撇用筆全然楷法。東西漢之交，有此種簡牘字體，見隸楷興替，



圖八 居延漢簡〈當南候長簡〉

西
部
候
長
治
所
議
秘
九
月
六
日
 及
守
狗
當
棄
者
人
名
者
如

圖九 敦煌漢簡
〈西部候長簡〉

開
何
鄉
吏
論
 女
須
時
廣

圖十 武威王杖詔令冊

彌足珍貴。

3.〈武威王杖詔令冊〉(圖十)出土於磨嘴子漢墓。詔書簡冊格式整體安排，疏密對比變化別出：簡末詞句終處餘白，施以垂露長筆，與新莽天鳳元年木牘同勢，為馬王堆、銀雀山竹簡長筆之子遺，東漢石刻《石門頌》「年」字、「誦」字亦有此筆。此冊撇捺運筆尖鋒出之與楷同，即冊字「吏廣」二字，亦可以楷書視之。

4.〈元和四年簡〉(圖十一)為東漢章帝年間(公元八七年)簡書，敦煌出土，隸楷間字體，「元和四日張季西部候長」諸字，均是楷意多於隸意之字，撇捺轉折，字形結體，楷法表現無遺。東漢初期，簡牘楷字如此，可見楷書成形之象。

5.〈平望候長簡〉(圖十二)約作於陽嘉、永和之間(順帝·公元一三五年前後)，出土於敦煌，比〈西部候長簡〉或〈元和四年間〉更近於楷書，除書寫極為率意外，更具行書筆勢。「刑珍附馬」四字若橫豎兩筆末端以收筆為之，則全然楷形；「附」字豎鉤尤其明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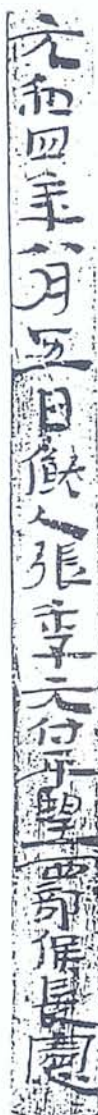
6.〈永和二年·玉門官簡〉(圖十三)亦出土於敦煌，時當公元一三七年，正是漢隸撇張捺揚、波磔分明、結字謹嚴、姿態端莊的成熟高

峰期；西域關外卻有楷體木簡與之分庭抗禮。此簡「和官錄曰今朝宜不」小字，雖見率筆，正以真楷示人；大楷「官」字絕非隸書，觀者當領首許之。

7.〈武威旱灘坡醫簡〉(圖十四)出土於一九七二年，是東漢中晚期簡牘，出土簡數不多，然隸書、草書、行書等各體兼具，是為特色，頗可寶貴。隸書作字緩慢，書者以趨疾赴速之行草體為之，故這批簡牘字體，隸草間出，極為可觀。就中「升乾父人方創者和」各字，並出楷體：撇捺鉤挑，相互引領；字形短長，隨體構築。以楷附隸，漫筆而為，極是信乎。

8.〈熹平元年甕題記〉(圖十五)時在漢靈帝初年(公元一七二年)，字體行中帶楷，與同時期之漢碑如《楊淮表記》《熹平石經》，甚至稍後之《曹全》《張遷》，大相逕庭、大異其趣。見此而知鍾繇能書〈白騎〉〈墓田丙舍〉諸帖。題記中「立殃人告伯地千石」各字，點畫分明，是為楷書。

兩漢簡牘排比觀之，西漢書體隸中含楷，東漢書體隸楷相參；自行草筆意言之，西漢隸楷略帶草法，而東漢隸楷則融入草法。由楷書字體成形而言，西漢文字運筆直



圖十一
敦煌漢簡
〈元和四年簡〉



圖十二 敦煌漢簡
〈平望候長簡〉



圖十三 敦煌漢簡〈永和二年
·玉門官鑿次行〉



圖十四 武成旱灘坡營簡



圖十五 熹平元年魏題記

來直往，形體或短或長；東漢文字運筆起收略加含蓄，字形略呈方長。漢代楷體文字之孕育，並未顯著成形，仍依附於隸書；全然為楷簡者，有俟於未來之出土。然而逮乎漢末，楷書成形已大有可觀，〈熹平元年魏題記〉行中有楷，即為顯例。

陸、由魏晉簡紙字迹看楷書之發展

「夫自古之善書者，漢魏有鍾張之絕，晉末稱二王之妙……元常專工於隸書，伯英尤精於草體。」三國時代之書家，後世皆推許曹魏鍾繇為第一，而繇之墨跡至今不傳，惟見刻拓本而已。即如書聖東晉王羲之，亦無真跡傳至今世，吾人所見王書亦惟鈎摹傳拓之作。魏晉名家親書墨本，稀如星鳳；幸近世於敦煌、樓蘭出土不少魏晉時人木簡殘紙墨跡，雖非名家巨作，而紙墨清新，足補書史缺憾，從中自可探得隸楷嬗變、真書發展之契機。

楷書立體於曹魏，發展於兩晉，鍾繇《宣示表》、王羲之《黃庭經》等傳刻拓本是為明證。這種小楷植基於隸體而融入行草筆勢，運筆入紙尖鋒為之，橫畫率皆左細右粗而帶隸意，波磔重收，字形趨扁，隸勢儼然。魏晉間之木簡殘紙上的楷體文字皆然，下文即探論之。

1.《急就篇》為兩漢魏晉間初學識字之字書，西漢元帝時（公元前四十七—前三十三年）黃門令史游所撰。樓蘭出土魏晉間人所寫之〈急

就篇殘紙〉（圖十六），字體為楷書，撇捺鈎挑皆具，橫豎起筆尖鋒、逆鋒並用，收處多作頓筆回鋒；惟其橫平豎直則帶隸意，且有少數字形仍用隸法。「急與異列名分別意之」等字則全然楷書，與漢末隸中蘊楷之字相較，大有不同。

2.一九八四年，安徽馬鞍山市發掘三國吳墓，出土吳大帝赤烏十二年（公元二四九年）書寫之木製〈朱然墓刺〉（圖十七），時代略後於曹魏鍾繇，書體書風則與之相近，楷中微含隸意。此木刺書法，橫畫「逆

起、行筆、回收」三折楷法十分顯著，橫豎相接的轉折頓筆直下，「朱然故」三字捺筆拂出，「居」字全然楷體。整刺書法運筆強勁，結體緊密，甚是精彩。

3.〈泰始五年簡〉（圖十八）寫於公元二六九年，樓蘭出土。字體作楷行相間書，略帶隸意；「始五七廿六日言敦」各字為楷體，全簡橫豎末端駐筆，尚無明顯頓筆回鋒現象；除了「揚鈎守」三字豎鈎作隸法外，楷體甚濃，隸意退去。曹魏鍾繇有《宣示表》之作，西晉初年



圖十六 樓蘭急就篇殘紙



圖十七 馬鞍山朱然墓刻

圖十八 樓蘭晉簡《秦始五年簡》

圖十九 太上玄元道德經卷

圖二十 三國志·吳志殘卷



圖二十一 諸佛要集經



圖二十二 樓蘭晉簡
〈水曹掾左朗簡〉



圖二十三 樓蘭晉簡
〈悉還所掠簡〉



圖二十四 李柏文書殘紙

人自當有此楷風。

4. 敦煌遺書〈太上玄元道德經卷〉(圖十九)寫於孫吳建衡二年(公元二七〇年),為吳人索紉所書,時當晉武帝泰始六年。此紙書法帶有章草隸意,橫畫與捺筆尤然;楷中有行,連筆承帶明顯,「索紉寫」諸字各點連書即是;全紙橫畫左尖右粗,尖鋒入紙,停筆拔起,是隸楷之變體、章草之楷化,結體橫扁。

5. 〈三國志·吳志殘卷〉(圖二十)出土於新疆吐魯蕃,大約寫於《三國志》作者陳壽卒年(西晉惠帝元康七年,公元二九七年)前後。此書捺筆與前述〈道德經卷〉同,而橫末駐筆不再上拔,反而有下切跡象,應為魏晉間典型細緻楷書。時當漢隸章草過渡至草行正楷之發展期,隸章波磔筆法殘存於楷體之內,亦屬自然。

6. 〈諸佛要集經〉(圖二十一)亦出土於新疆吐魯蕃,寫於西晉元康八年(公元二九八年)。此紙書法捺筆與〈三國志·吳志殘卷〉全同,橫畫收筆或拔起、或平起、或下切,比較活潑;豎橫鉤(如「化」字末筆)多以楷書鉤法為之,而前兩圖寫法則多用隸法;字形結體亦近豎長形,楷書風格益形顯著。

7. 〈水曹掾左朗白簡〉(圖二十二)

出土於樓蘭,揮運中有行筆,然簡書精心用意,是為精謹楷書之作;雖偶有隸捺,但波拂已是楷法,玉案懸針以楷為之。結體於古意中含疏朗,嚴謹中有活絡意。

8. 〈悉還所掠簡〉(圖二十三)亦為樓蘭出土,書寫簡率,楷體帶行意,隸味漸失,「使知時即」數字,點畫偶存隸形,餘皆楷書。魏晉隸楷發展至此已無隸意。

9. 〈李相文書殘紙〉(圖二十四)亦出土於樓蘭,此紙為尺牘殘片,可視為東晉初期之作,蓋李柏約在東晉成帝咸和三年(公元三二八年)為前涼主張駿派往樓蘭一帶宣慰西域諸國,時當王羲之二十餘歲時。此書用筆樸厚簡古,不加雕飾,古楷韻味十足,行蘊楷意,渾厚無比,書外意有與右軍共通處。其運筆無逆入亦無回鋒,收處停筆離紙或帶鋒微回,寫法與〈水曹掾左朗白簡〉有相似處,由隸楷到行書,轉換之跡象從邊陲書人墨跡得觀其隱微。

字體由隸變楷,魏晉之際是一大關鍵,草行楷同時衍化、相互影響之故。然而隸書為楷體之形質,行草只構成楷書之性情,楷書之衍變仍以隸書之轉化為主。魏晉隸楷之變,文字已為楷體,而肢節仍有隸形,〈太上玄元道德經卷〉與〈三

國志·吳志殘卷〉可鑒其微;至若用筆橫末由揚而抑、由放而收、由露而藏,結字由扁漸長,皆在魏晉書人墨跡中見其發展。

柒、結語

在楷書稱名的典籍記述探析中,魏晉之前幾無楷書之名,遠如秦書八體:「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蟲書、摹印、署書、殳書、隸書」,許慎不見秦楷書(或真書、正書),吾人亦不見秦代楷書;近如漢代六體:「古文、奇字、篆書、佐書(隸書)、繆篆、鳥蟲書」,亦無楷書之名,甄豐當亦少見漢代楷書;即如衛恆《四體書勢》亦僅論「古文、篆、隸、草」四體而已,衛恆宜見隸化成楷之字體,然未論之。

上述情況,楷真名稱未立,恰與楷體書法之衍變相合。先秦西漢初期,篆書衍為古隸,楷體孕乎其中,尚未成形;兩漢至漢魏之際,楷書漸漸結胎,漸有其形,論者謂王次仲在建初中(公元七六一八三年)以隸草作楷法,與王氏就年代相近之圖九〈西部候長簡〉書體觀之,何有不能?文字衍變之歷史長河中,謂某人創造發明某種字體,應屬無稽,然綜合整理使已有之形

歸於一致，理必有之。果若王次仲整飭楷書，此正為楷書之成形發願，更為楷書之發展奠基也。因之後有「曹魏明帝起凌雲臺，誤先上榜，以轆轤引韋誕就榜書之，去地二十五丈，及下鬢髮皆白。乃擲其筆，戒之子孫，絕此楷法。」云云，圖十五〈熹平元年題記〉行體書，可為鍾繇能楷書《宣示表》、韋誕能楷書寫榜作旁證，而楷書成形於此時，焉有不可？

魏晉時期是楷書體式發展劇烈時代，隸楷衍變體勢多樣，曹魏如此、孫吳如此，西晉亦復如此。筆法或隸或楷，字形或扁或長，體式未定，因之南北朝、唐代之論者或沿隸稱隸、或以真稱楷，人異其名，時異其名，稱名不定，蓋因隸楷相參，定名不易之故。如圖二十〈三國志·吳志殘卷〉，稱其為楷固無不可，稱其為隸難謂不當。張懷瓘《六體書論》述列六體為「大篆、小篆、八分、隸書、行書、草書」，《書斷》則另論加「古文、籀文、章草、飛白」為十體，其中無楷書之名，而以隸書名楷體。楷因隸體而成，魏晉實為關鍵。

楷隸之變，漢初隸中有楷象，漢末隸楷兩體相參，東晉以後則楷中含隸意。萌芽、成形、發展，一

路下來至南北朝時期，楷書三折法——起筆逆鋒、行筆中鋒、收筆回鋒——漸趨定形，體勢漸取縱長；直至隋唐而發展完成，延用至今而千年不易。楷書稱名之定，為真書、為正書，乃宋人見楷體發展完成於唐，唐楷與漢隸筆法、體勢迥異，稱名亦漸次定之。明清以後，楷名盛行。

楷書稱名不一，觀之漢晉簡牘楷書字體源起與衍化，自得其解；而秦漢魏晉石刻文字不與焉。

參考書目

1. 于選雲·書道全集3·三國西晉十六國，台北大陸書店，民國六十四年。
2.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·敦煌漢簡·北京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年六月。
3. 任弘·楷書研究·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七十四年一月。
4. 西川寧·書道講座①楷書·日本東京二玄社，一九八三年五月。
5. 西林昭一·中國新出土書·日本東京二玄社，一九八九年二月。
6. 洪鈞陶·隸字編·北京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六月。
7. 徐秀榮·睡虎地秦墓竹簡·台北里仁書局，民國七十年十一月。
8. 啟功·中國美術全集·書法篆刻編1·商周至秦漢書法·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，一九八七年十二

9. 陸錫興·漢代簡牘草字編·上海書畫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。
10.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·包山楚墓·北京文物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十月。
11. 渡邊隆男·中國法書選10·木簡·竹簡·帛書·日本東京二玄社，一九九〇年十月。
12. 華正人·歷代書法論文選·台北華正書局·民國七十三年九月。
13. 華正人·現代書法論文選·台北華正書局·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。
14. 楊家駱·唐人書學論著·宣和書譜·台北世界書局，民國五十五年九月。
15. 楊家駱·宋元人書學論著·台北世界書局·民國六十一年十月。
16. 楊家駱·明人書學論著·台北世界書局·民國六十二年七月。
17.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·銀雀山漢墓竹簡〔壹〕·北京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九月。
18. 黎泉·簡牘書法·上海書畫出版社，一九八五年四月。
19. 鄭惠美·漢簡文字的書法研究·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·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。
20. 戴蘭村·書道全集2·漢·台北大陸書店·民國六十四年。
21. 饒宗頤·楚帛書·香港中華書局，一九八五年九月。